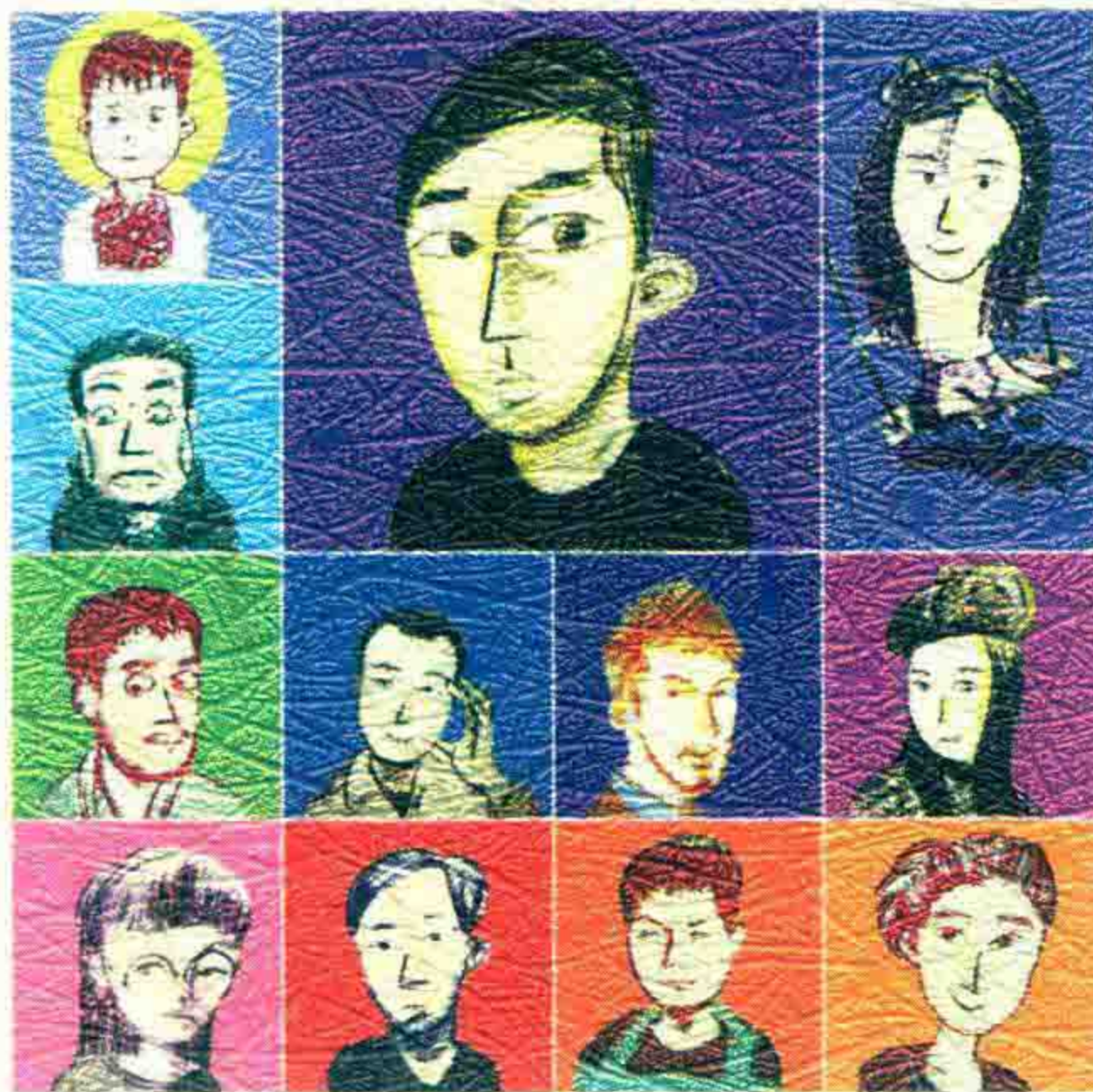


鹿行九野

人类学家的田野故事

林 红 刘怡然 主编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鹿行九野

人类学家的田野故事

林红 刘怡然 主编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鹿行九野：人类学家的田野故事/林红，刘怡然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ISBN 978-7-100-15888-6

I. ①鹿… II. ①林…②刘… III. ①人类学—调查研究 IV. ①Q9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40241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鹿行九野：人类学家的田野故事

林红 刘怡然 主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顶佳世纪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5888-6

2018年6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0%

定价：35.00元

目 录

001 序

第一部分 五感

002 哑巴的诅咒 陈 晋（同济大学）

006 三 笑 刘宏涛（兰州大学）

013 遇见最好的自己 黎相宜（中山大学）

020 被宠坏的原住民 吴 乔（中国社会科学院）

027 苍蝇与跳蚤：一个人类学者的“昆虫记” 刘怡然（中国社会科学院）

030 田野中的身体感：梯田、橡胶林和毒虫 张 多（华中师范大学）

033 “荤花儿” 周 星（日本爱知大学）

036 女人下井，就会有塌方 彭流萤（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

040 谁在说 李 芳（云南师范大学）

046 喝下一碗酥油茶 马斌斌（云南民族大学）

052 食 生 杨跃雄（厦门大学）

054 小心差异 吴金光（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

002 鹿行九野：人类学家的田野故事

059 眼泪的仪式 朱 娜（中央民族大学）

063 文字下乡的时代际遇 王 华（江南大学）

068 一部书与一个村 李 立（云南师范大学）

第二部分 六欲

072 吃货田野自白书 唐晓春（清华大学）

077 忽然就成了酒鬼：喝酒三阶说 张 琪（四川大学）

082 食在四方 吴 乔（中国社会科学院）

089 藏族第三类人 白玛措（西藏社会科学院）

094 一个从怯场到泼辣的女人类学者 刘 倩（北京大学）

103 两者之间 薛 茗（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108 用好事 余 珍（西南民族大学）

114 元阳神山祭祀的猪与鸡 李建明（云南民族大学）

118 田野中不可承受之轻 李 立（云南师范大学）

120 平安夜色·旅游中想象的“本土性” 王佳果（桂林理工大学）

125 “重新为人”的尴尬 高一飞（南方医科大学）

第三部分 七情

130 两个人的田野（一） 张庆宁（兰州大学）

135 两个人的田野（二） Jennifer Dunn（邓珍妮）（美国社区研究所）

胡天杨 译

- 141 啤酒、菜刀与银饰：田野中的给礼、还礼与失礼 马腾岳（云南大学）
- 154 视学生为“他者” 李 飞（北京协和医学院）
- 163 谁是谁的遥远 林 红（中国社会科学院）
- 177 你我的世界：性少数群体田野漫笔 陈 昭（清华大学）
- 184 “他们”的世界 李继群（云南大学）
- 187 最好的身份 高一飞（南方医科大学）
- 190 纠结的“卧底” 方静文（中国社会科学院）
- 194 不再受欢迎的我 黄镇邦（贵州省博物馆）
- 199 田野移情：在现实与现实之间 马建福（北方民族大学）
- 201 握谈老猎人 王一平（厦门大学）
- 206 我做了一回“道人先生” 张 博（浙江师范大学）
- 212 被“放鸽子”，焉知非福 余 珍（西南民族大学）
- 214 我被“愚”了！ 万华颖（中国社会科学院）
- 218 监守自盗 王 娜（首都师范大学）
- 220 并非一个人的田野 李 立（云南师范大学）
- 222 我与缅甸商人吴毛毛 贾超芝杉（云南大学）
- 226 动迁风波 祝何彦（辽宁大学）

第四部分 八荒

- 232 隐秘的城堡 张 帆（四川大学）
- 238 在卡瓦格博神山下 杨福泉（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004 鹿行九野：人类学家的田野故事

248 旅行的意义 唐晓春（清华大学）

256 寻找比斯塔 李静玮（四川大学）

266 都柏林人 曹 雨（中山大学）

272 高高的高黎贡山 周建新（广西民族大学）

280 巫蛊之术还是蚊虫叮咬？ 张 洁（中国人民大学）

289 塔公草原：浪迹与朝圣 朱靖江（中央民族大学）

295 哦！他是中国的穆斯林！ 张 多（华中师范大学）

298 麻食东来：我的“面食之路” 周 星（日本爱知大学）

303 滇西北“背包”实地考察记 张祖群（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309 “躲鬼”与“搬家” 余 珍（西南民族大学）

311 鬼故事、巧遇和惊喜：田野中的不期而遇 任杰慧（清华大学）

317 朝圣日记 罗宝川（四川师范大学）

323 后 记

序

2013年年初至2018年年初，从“第一届京城人类学雅集”到“第五届京城人类学雅集”，时间如梭。“人类学家的田野故事”从最初作为罗红光教授的个人倡议，至今似乎已成为中国人类学界同人的一种连接方式。从2016年的《北冥有鱼：人类学家的田野故事》，到2018年的《鹿行九野：人类学家的田野故事》，两册人类学家的田野故事，125位作者，157篇田野故事，对于中国人类学的共同体而言，某种程度上似乎完成了一种仪式性的过渡。

这种过渡，首先完成了一种主体性的过渡，即从第一本书的75位作者到第二本书的50位作者，相较于第一本书的作者的数量和重量级，第二本书的作者阵容似乎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其次完成了一种内容性的过渡，即虽然两本书字数上的体量基本一致，但无论作者数量还是篇章数量都显著减少，这一变化的实质是从第一本书主打短小精悍的田野趣味性转向了第二本书的田野反思性，这种反思性，某种意义上也似乎完成了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一种阶段性转向。

当然，意义总是被建构的，不论是一种主体性的建构，还是一种客体性的建构。一本旨在学科科普的公众读物，或许无法承载所谓中国人类学共同体的仪式性过渡这样一个学科性的宏大命题，但作为中国人类学界同人集体行为的结果呈现，其行为意义

确实重大而深远。对这一集体行为的意义阐释，我们可以从行为结果的视角以一种回溯性的方式去解读行为过程以及过程中的主体，也可以从行为主体的视角以一种发展性的方式去体验行为过程并建构行为结果的意义。很显然，我们理所当然地采用了第二种视角。

通读 59 篇田野故事，就好像穿过一片诸天之野，与 50 位作者相遇，“鸾鸟自歌，凤鸟自舞”，蓦然撞进各自深隐的性灵世界。这是一场旅行，走过不同作者的田野过程，看见不同个体的生活世界，某一刻回首时把主观性的意识抽离生物性的己身，似乎发现一种人之为人的共性。正如人类学的田野，从最初猛然一头的扎入到最终的意识抽离，“他者”的内涵一点一点浮现。这样一场彼此阅读，某种意义上恰是以“人类学家的田野故事”为对象的一次田野经历。在这一田野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人类学工作者用以认知所处田野的“五感”、出自人这一物种性的“六欲”、作为人这一社会性的“七情”，以及源自职业特性所赋予的流浪者这一身份所经历的“八荒”时空，于是有了《鹿行九野：人类学家的田野故事》在内容上四大部分的分割。显然，这也是一种人类认识世界的分类本能从中作祟。

五感所指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是人类个体内在世界与外部世界建立连接的通道，也正是人类学工作者借以进入田野的基本路径。如果把归类到此部分田野故事的题目以“看题作文”的方式串联起来，似乎非常应景。陈晋在纳人社会出现“失语”，背负着“哑巴的诅咒”，却看到刘宏涛在黎族人中“三笑”，黎相宜在遥远的海外安慰自己说田野的最大意义在于“遇见最好的自己”；吴乔仍旧抱怨摩梭人是“被宠坏的原住民”，刘

怡然还执着于与云南田野中的苍蝇和跳蚤斗智斗勇，张多则在哀牢山哈尼族的梯田中奔走、学习割胶，并与毒虫不期而遇；与此同时，周星正在甘肃“河州”听“荤花儿”，彭流萤正在平江的黄金洞金矿为“女人下井，就会有塌方”这句话愤慨，李芳正在滇南乡村困惑地听着乡村精英故事的不同版本，马斌斌正坐在一对藏族与回族结合的夫妻家里面对男主人递上的一碗酥油茶纠结是接还是不接，而杨跃雄则坐在大理洱海边对着白族的特色菜“赫葛”（生猪肉、生猪肉和生猪肝）大快朵颐，朱娜却正在一个西北小镇的档案局里哭得稀里哗啦，王华身为一个“会说话的人”正在太湖东岸的小渔村感慨“文字下乡的时代际遇”，李立正在一个贵州村子里捧着一本关于村落社会调查的书欣喜雀跃；面对这些五感发达的田野同人，吴金光逐一扫视后一本正经地告诫说“小心差异”。于是，这个世界的鲜活，经由身处不同田野中的人类学工作者的五感，跃然于文字之上。

《吕氏春秋》语“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者”，所指六欲即见欲、听欲、香欲、味欲、触欲、意欲，能够使六欲皆得其所的人才是尊重生命的人，而人类学工作者无疑是“人以群分”的一类“全生者”。唐晓春在基诺山寨生平第一次品尝剁生、松鼠汤、翠鸟汤，生吃蚂蚁蛋，包烧山蜘蛛，炒野猪肉，煮臭菜，把习惯了熟食的胃淬炼得熟、生兼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吃货”；张琪则与白裤瑶人把酒话田野，经历嘴动心不动、嘴不动心动、主动求醉的三重进阶，成为“酒鬼”；吴乔带着“食在四方”的气魄，吃完西边塔吉克人的馕和茶，又奔往南边品尝摩梭人的烧里脊和生猪膘，最后居然还去了花腰傣人的虫子宴（其中一种虫子学名椿象，俗名“臭屁虫”）。人类学工作者田野中经

历的“欲”，有人选择以身体实践的方式投身于他者之欲中，让自己成为其中之一；有人选择以旁观者的身份观察，以他者之欲反思己身之欲。余珍在水族的用好事仪式中看着那些被献祭的鸡、狗、猪，李建明在哈尼族人中看着用于神山祭祀的猪和鸡，王佳果在平安大街上斑驳淋漓的美食中奔走寻找所谓的“本土性”，李立在贵州田野中不安地应对那些本地人的期待，他们需要面对的不是他者之欲，而是己身之欲。刘倩在贵州黔西南州从一个怯懦的学生妹蜕变成一个泼辣的人类学田野工作者后，被乡老评价说以后一定既能带娃又能“找活路”时，多少有一种对自己身份认同的无奈；白玛措在藏地田野中经历了各种性别事件后，对自己身为藏族第三类人的身份似乎仍旧保有一种庆幸的认同；薛茗在青海热贡地区虽然被贴上了“文化人”的标签而弱化了性别身份，但却还是无法摆脱当地人的性别观念和自己原有性别观念之间的冲突；高一飞在滇西贫困村看着女主人从自己手中拿过那只白瓷碗，朝污渍处啐了口唾沫，用衣角使劲擦拭了一遍后递回来，挣扎于医学卫生与本土洁净观念之间，感受着“重新为人”的尴尬。我们习惯说人类学是一门通过研究他者来反观自我的学科，而似乎只有田野中的人类学者才能对此产生切肤的感悟。

《礼记》曰七情为“喜怒哀惧爱恶欲”，指向了人作为社会性存在的各个面向，而人类学者在田野中经历的喜、怒、哀、惧、爱、恶、欲，无疑是每一种人类性情的最好注解。如果把归类为此部分的田野故事以一幅类似清明上河图的画卷呈现，我们似乎看到张庆宁和邓珍妮（Jennifer Dunn）正在海南的一个城中村访谈，周围是各色情态的性工作者和嫖客；马腾岳正在美洲印

第安部落送礼，因为以啤酒为礼而被拒绝后，改为送中国菜刀，于是收到银镯子作为回礼；李飞正以人类学者的身份站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讲台上给一群医学专业的学生上课，看似相安无事的老师和学生，其实互为他者；陈昭正在北京一个艺术创作培训营接受培训，周围的同学全部是男生，只是他们都被贴上了“男同性恋”的标签；李继群正在滇西一个小村子的东巴家小心翼翼地做访谈，时刻担心自己是否会犯了主人家的禁忌；高一飞正在一个汉族村子兴致勃勃地做访谈，“课外英语辅导老师”是他得以顺利进入田野的“最好身份”；方静文正在一群女性性工作者中开展调查，“卧底”身份是一名足浴学徒；黄镇邦正在黔东南地区采集不同民族的人像视频，并深陷各种人际关系的纠结中；马建福正奔走在自己家乡的田野上，内心体验着一种冲突性的田野移情；王平正在牛背梁自然保护区与一位老护林员“握谈”，老人曾是一名出色的猎人；张博正在自己家乡湖南益阳农村，身处道人送葬的队伍，拿着一副镲，做了“道人先生”；余珍正坐在冰冷的房间里等待，原计划去参加一个“补粮”仪式，不料却被“放鸽子”了；万华颖正在山西五台山一所乡村小学里，周围是一群兴高采烈的熊孩子，孩子们的兴奋源于老师被“愚”了；王娜正在一个二年级的教室里，坐在一个小女孩儿的旁边，提心吊胆地帮着作弊；李立正躺在贵州安顺一户村民家的床上感叹自己“开始了一次并不孤独的田野作业”，这家人的宅子被村里人戏称为“博士楼”，因曾住过不少前来调查的博士；贾超芝杉正在昆明一个商店里与一个男人聊天，他是一位名叫吴毛毛的缅甸商人；祝何彦正在辽宁朝阳市的郊区目睹一场征地与动迁风波。当这幅田野画卷收起，留

存在我们脑海中最鲜明的色彩莫过于一张张人类学工作者的面孔，那些作为田野中喜、怒、哀、惧、爱、恶、欲最好脚注的面孔。

《过秦论》用“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直点秦之野心，如果把这一句的主语换成人类学工作者，在当下语境中倒是很切题。所谓“八荒”指东、西、南、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八个方向，有“天下”之意，追随人类学工作者的足迹，某种意义上就是以脚步丈量“八荒”之阔。张帆在华北高村，面对看似风平浪静而表象之下汹涌澎湃的社会关系和情感，试图进入地方文化“隐秘的城堡”，是啊，“一个人要穿越多少座城堡，才能被称为人类学家？”杨福泉16年来先后6次前往卡瓦格博这座云南最大的神山，在现代登山运动与地方文化象征之间，在外来者与本地人之间，在攀高的征服欲望和当地的神圣观念之间，逐渐失去自在和自我，神山的命运对人类自身而言或许也是一种存在隐喻。唐晓春在基诺山寨经历了与其他女性人类学者类似的摩托车后座事件，体味了大领导视察期间被安保禁足于竹楼而被村民怀疑为“间谍”的无奈，所谓田野旅行的意义恰恰在于“田野是人类学者的成年礼”。李静玮在尼泊尔的山水之间“寻找比斯塔”，不论是比斯塔对自己族群的付出，还是作者被索取的无奈，这是一场尼泊尔人精神世界中现代与传统的遭遇战。曹雨在爱尔兰都柏林游荡，期待与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来一场穿越时空的相遇。人类学者的脚步，虽远涉“八荒”之遥，却似乎永远无法逃脱主观意识的限囿。我们看到，周建新在云南“高高的高黎贡山”中艰难跋涉；张洁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遭遇手发痒肿胀却不知是巫

蛊之术还是蚊虫叮咬；朱靖江浪迹在塔公草原上，成为众生道上坎坷前行的旅人的自我隐喻；张多在美国小城布鲁明顿以“中国的穆斯林”身份尝试做一位文化使者；周星沿着“麻食”的踪迹走向丝绸之路的古幽深处；张祖群背包在滇西北科考却闯进了马帮的历史与现实；余珍在贵州荔波的水利大寨挣扎于“躲鬼”与“搬家”之间；任慧杰心怀“好奇”地奔走在云南、福建、浙江等地村庄之间；罗宝川在甘孜藏族自治州朝着顶果山走向一场并不“诚心”的“朝圣”之旅。地理意义上的“八荒”，对于人类学工作者而言，永远与主观意义上的心之“八荒”契合，这种契合远远超越了特定的时空或职业属性。

《鹿行九野：人类学家的田野故事》以“五感”“六欲”“七情”“八荒”完成的内容分割，最初实则带有某种牵强之意，但最终却呈现出一种自然而然的奇妙。就好像一次人类学意义的田野，从“五感”而入，经“六欲”洗涤，得“七情”升华，最后从“八荒”中抽离，走完一个仪式性的过程，获得某种新的身份认同。

最后，再说说书名。初拟书名为《以行九野：人类学家的田野故事》，取自《山海经·卷七》之“龙鱼陵居在其北，状如狸。一曰葭。即有神圣乘此以行九野”。猛然间看到“有神圣乘此以行九野”，默默把“神圣”这一主语换成了“人类学家”，一种隐秘的雀跃油然而生。当然，虽心怀此念，最后也只好让位于出版社的营销考量，却无半分不甘，只因为这一原初之念似乎过于狂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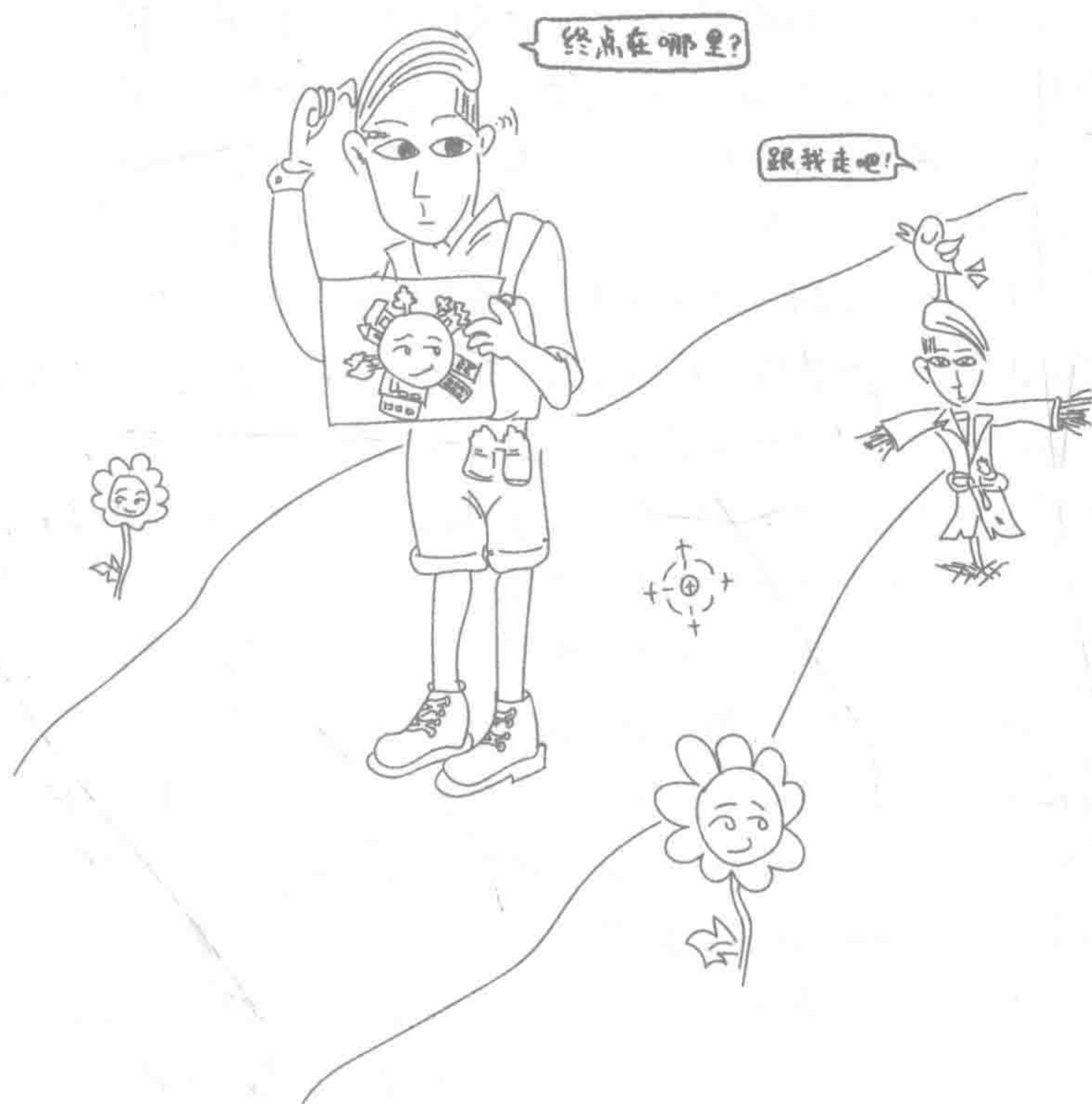
合卷掩册，难免有一种岁月如梭的恍惚。恍惚于如白驹过隙的物理性时间，恍惚于阅读 59 篇田野故事的心理性时间，但又

无比明朗：从“北冥有鱼”到“鹿行九野”，从75位作者到50位作者，中国人类学界一场125位作者的盛宴，不正是一种学科意义的象征吗？

林 红

2018年1月1日

第一部分 五感



五感所指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是人类个体内在世界与外部世界建立连接的通道，也正是人类学工作者借以进入田野的基本路径。

哑巴的诅咒

陈 晋（同济大学）

人类学家在田野中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变成“哑巴”。这当然不是指失去声音，而是指他或她不得不改变自己熟悉的语言、口音或说话的方式，来与当地人交流。这一过程通常漫长而痛苦：少则数月，长则达一年以上，调查者从牙牙学语开始，同时手脚并用，试图让别人理解自己哪怕最简单的需求；同时还要努力追上对方飞快的语速，忍受不耐烦的白眼，只求对话不要半途而废。当你终于找到了合适的信息提供者，满怀期待地开始访谈时，却发现连一个像样的问题都问不出来，对方无法听懂自己结结巴巴的表述——相信我，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沮丧的了。

我至今忘不了一位纳人（摩梭人）对我的评价。当时我初来乍到，正在兴致勃勃地观察一位老达巴（当地萨满）主持仪式。得益于之前的调查经验，我很快就融入了群体：我的穿着打扮和当地人并无二致，在行为方式上也努力模仿他们，不让自己显得格格不入；我和达巴比较熟悉，甚至可以协助他完成某些仪式段落。不过，我的纳语尚不流利，不能很好地跟他们交流，所以最好的方法是闭上嘴，专心记录，待一切完毕后再请教细节。在仪式举行的间隙，我心情放松，便和几位在场的年轻人攀谈起来。没聊上几句，其中一个小伙子睁大眼睛看着我，似乎难以置信：“你究竟是不是纳人？我看你的样子、你的做事明明跟我们一样，怎么说起话来，像昨天刚出生的娃娃？”